

301

171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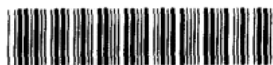
1-162C1



西方文学经典

金屋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A1002602

吉林摄影出版社

PDG



第一章

切特·弗利正看到和听到的事情让他非常惊讶。

这是1903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的一个寒冷的春季的午后，尽管弗利已经在芝加哥渡过了他的头一周，可这却是他始终在等待的时刻。

他们正在南迪尔伯恩街的鹅卵石人行道上走着，瘦骨伶仃、年纪轻轻的弗利和比他年长而且健壮的小伙伴托马斯·奥斯特罗步伐一致地走着，奥斯特罗是《芝加哥论坛报》派驻市政厅的资深记者。总编辑指定奥斯特罗，带他们新的特写记者四周看看。

他们继续走着，弗利整理好自己的短上衣。他身穿他最好的套装。那是一套灰黑色的英国精纺的毛料衣服和一件剪裁精巧的磨光皮革的外衣。他打了一条红领带，脚蹬他最亮的皮鞋。那是一身他为了与年轻女士们在一块的特殊场合才穿的打扮，可是此刻他穿着它，盼望它能使他今天遇到的迷人的年轻女人们感觉到。

“我们快到那里了，”奥斯特罗说，对他那宽松下摆的旧蓝色套装——皱皱的上衣上还留着两个烟烧的洞——毫不在乎。

弗利满怀期望点点头。

“这是臭名昭著的利维区，”奥斯特罗接下去说，“自然，你听说过它。”

“是的，先生，我听说过。”



“在内战之前它便获得了这个名声，”奥斯特罗接下去说，“那时汽船就停在这附近的地方，放下那些想去赌场或者声名狼籍的妓院玩乐与放荡的人。从那时起，“这许多年来，情况始终没有变化，仅仅是变得更加没有节制了。这不是一块很大的地区，仅仅有四五个纵横的街区，可在这片空间上却挤着 200 家妓院。虽然如此，你却只对你看见的其中的一个感兴趣。”

“对，仅有一个。”

他们又默然地走了 30 英尺，而后奥斯特罗忽然停下了。

他朝他们右手的那座三层楼挥挥手，“这便是你要去的地方，弗利。这便是它。这是南迪尔伯恩大街 2131 号。这便是它。”

弗利看着那座大楼——一所宽大的石头邸宅——有着光滑的石头，结实的外型，大大的窗子，还有通往门口的宽宽的台邸。

“埃费雷俱乐部，”奥斯特罗宣布，事实上，它是全世界最有名最优雅的妓院。”

“我在奥马哈听过许多次。”

“正如在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全部的人知道它一样。你有什么想法？”

弗利哽住了，“我……我很想了解里面是什么模样。”

“你很快便会知道的。我给米娜和埃达·埃费雷打了电话，告诉她们，我要带你到这里来，介绍给她们。我介绍了，你是我们《论坛报》刚刚来的记者。她们喜爱新闻界，因此迫不及待地看见到你。”奥斯特罗挽住这个较为年轻的记者的胳膊，指点着他朝楼梯走去。“我们进去会会那些女



士们吧。她们朝你展示的东西将是你永远不会遗忘的。”

埃费雷俱乐部中，在她那布置奢华的办公室中硕大的玫瑰木写字台后边，米娜·埃费雷在等候她的客人的同时，正在吃她那经常很晚的早餐。她的姐姐埃达坐在写字台对面，正在大声朗读着《芝加哥检查人》上的东西。

米娜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她的鲟鱼与块菌，站起身从放在她那有交织字母的冰桶的酒瓶中替自己又倒了一杯非常干的穆姆牌香槟。

即便在直立的时候，米娜都很瘦小。她五英尺二英寸，纤巧柔弱得连胸衣不需要穿，一百零六磅，浅棕色的头发高高地盘卷在头上，戴着月牙状的水晶饰品。她那灰蓝色的双眼小而热情。她身穿一件领口低得不能再低的浅粉色塔夫绸衬衫，佩戴着她最喜欢的着一圈钻石的蝴蝶胸针，身穿腰身很高的深色粗纺厚呢哗叽裙，腰系一条栗色橡皮腰带。裙子差不多触到她尖尖的山羊皮鞋的鞋面。

在写字台对面，高一些，重一些，体重 124 磅的埃达，胸衣使她那钟漏般的体型愈加突出了胸部。她的穿着要保守一点，那是一件丝绸镶边的褐色的哈瓦那布连衣裙。她正大声读报纸上有关市长近来的连任演说的报道。

米娜边听着，边环视着她书房的每一个角落，以肯定它因为她盼望的客人们而秩序井然。她明白，这个书房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并且是有意这样的。家具绝大部分是路易十三式的，在米娜看来，那是法国非常多的复兴风格中最普遍看好的。高高的天花板镀着一层金，镶嵌着精巧的旋叶图案。墙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贵重的进口挂毯。枝形吊灯不久前才由烛光改为用电。



环顾着整个书房，米娜认为这个房间具有真正的优美。对面是壁炉，它那白色纹理的大理石壁炉架上搁着一尊米纳瓦的微型塑像，一个装满了黄水仙的花瓶，一个用最深色、最昂贵的橡木做的高大的德国座钟。西边是一扇凸起的窗子。从每一个乌木侧端上都悬挂着带流苏的绣花垂饰，那后面悬挂着锦缎窗帘，花边内帘，还有薄纱的卷帘。在奥布桑样式的小地毯上，搁着两把有着舒服靠垫的桃花心木椅——一把包着暗红色的皮革，另一把有一个格架的靠背——还有一个有着螺旋状扶手和狮爪腿的桃花心木沙发。在她的写字台和沙发中间放着一张镌刻着落叶的中心桌。

确定这个房间非常秩序井然之后，米娜再次喝起了她的第二杯香槟，并且开始兴奋起来。正像她们的习惯——也是这幢房子中 30 个姑娘的习惯一样，米娜和埃达·埃费雷全部上午都睡觉，刚在下午两点吃完早餐。

办公室的门口传来一声清脆的敲门声，她们的贴身男近侍、黑白混血的埃德蒙把头伸了进来。他头发灰白，短短的，很硬，鼻子又长又直，浅棕色的皮肤被一套非常合身的深蓝色男仆制服映衬着。“埃费雷小姐，”他冲米娜说道，“两个记者到这里来拜访您，奥斯特罗先生和弗利先生。奥斯特罗先生说，您正等着他们。”

“是的，”米娜说，“带他们进来。”

几秒钟之后，埃德蒙再次打开门，把它开着，请奥斯特罗和弗利走进来。

奥斯特罗迅速的吻了吻米娜和埃达的脸颊，随着便把自己的同伴带上前：“女士们，我想给你们介绍我们《论坛报》的新记者。这是切特·弗利。他不久前从皮奥里亚迁到这里



来。他最热烈的愿望就是来参观你们的俱乐部。”

米娜向弗利伸去一只手。“我的小伙子好吗？”她道。

弗利即时惊得呆住了，握了握她的手，接着握了埃达的手。他吞了口气，“我非常荣幸。”

米娜对姐姐扭过身去。“埃达，把你的椅子给他。你与汤姆为何不坐到沙发上面去呢？”

米娜轻松地做了个手势，请弗利坐到写字台对面。“首先，允许我们使你和汤姆湿润湿润，”她说着，为他们两人倒了香槟。一杯端给弗利，第二杯端给奥斯特罗。

米娜回到写字台边，坐下来，愉快地对弗利微笑着，“这说明你愿意更多地认识这个俱乐部啦。”米娜说，“我相信，你想问每位第一次来的人经常是首先问的问题，‘埃达与我怎么做上这个的？’两名上流阶层的女人怎么成为鸨母的？我说得正确吗，我的小伙子？”

弗利觉得自在一些了，禁不住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您说得很正确，埃费雷小姐——”

“称我米娜吧。”

“好的，米娜。”弗利局促且不安地说，“可是假如您对这个旧问题厌烦了，我能够呆会儿……”

“我根本没有厌烦这个问题。”米娜说，“我姐姐较拘谨严肃，可是我喜欢谈起我们的曾经。我们是如何开张埃费雷俱乐部的？那是个非常长的故事，可是我会将它叙述得简短可爱的。”

米娜将她第二杯香槟里的最后一点儿一口喝尽，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她舒服地在丝绒面的椅子上，倚着椅背安静下来。



“埃达与我是在肯塔基生长针叶夏葡萄的农村长大的，”米娜轻声开始讲，“我们现在还有亲戚在那里，他们是贵族，典型的绅士，在努力生活着。我们的哥哥查尔斯和他的两个孩子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亲人。查尔斯过去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并且假若他没有遭遇中风的不幸，他还会是名成功的律师。他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律师职业，艰难地支撑着家庭和农庄，我们曾经试着想帮助他，可是他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钱。”米娜不间断地说，接着更欢快地不停顿地说了下去，“不论如何说，她的女儿将嫁给有钱人了。查尔斯前不久给我们来信说，我们的侄女卡丝琳——我们仅在她小时候看到过她——与芝加哥的肉类加工大王哈罗德·T·安布拉斯特的儿子订婚了。废话少说，回到埃达与我自己的事上来吧。我们的父亲是一名境况非常好的律师。我们两人都被送到一个南方的专修学校。接着，我们两人都喜欢上了漂亮的两兄弟，并跟他们结了婚。非常特别。但是结果发现我们的丈夫是两个被溺坏了的家伙，对我们特粗暴。你不同意吗，埃达？”

埃达在房间对面用小而尖的声音说，“你明白他们比你说的还要坏，米娜。我的一些伤痛永远也无法褪去。”

米娜再次对切特·弗利说，“当你更了解我之后，切特，你会明白，我根本不可能长时间忍受任何那样的东西。于是我直起腰杆，离开了我丈夫，与他离了婚，到了华盛顿。之后不久，埃达也做了一样的事，跟我一起到了华盛顿。在专修学校，我们两人都学习了朗诵和表演，总得做点什么事才可以，于是我们决定去做演员。我不得不说，我们当时非常漂亮，那真没有任何坏处。”



“你们两个人现在依然很漂亮。”奥斯特罗在书房的后面大声叫喊着。

“我赞成，”弗利怀着热情说。

“噢，感谢你们，小伙子们。”米娜说，“在我们加入剧团之后时间不长，埃达与我在一个巡回剧团寻到了一个工作，在全国各地旅行。当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去世了，于是我们得到了 35000 元钱。我们在抵达奥马哈的时候知晓了这个消息，那时，横跨密西西比的国际博览会正在那里举办。我们愿望离开那个巡回剧团——那是个非常糟糕的工作——我们很愿意知道，我们能否把我们的钱投资到某件更加有利、更能令人愉快的事情中去。”

“而这是你们最开始的想想法？”弗利问。

米娜思考了一会儿。“不，并不完全是，”她说，“我们想到了当制帽行或咖啡屋的女老板。可是接着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我们偶然听见另一名女演员说，在她母亲看来，当一名演员并不比当一名妓女要好。埃达与我相互望望，就好像在说——嘿，有什么不行呢？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妓女，可是我们相当喜欢做鸨母这个想法。应该说，是女实业家。我经常是善于对付人们，而且埃达在对于经济事务和细节方面很有效率。

“就是这样，你们成为了鸨母，”弗利说。

“就是当时当地，”米娜有肯说，记得吗，埃达？”

埃达回想着说，“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决定。”

米娜接着继续对弗利说，“我们得到了一幢失修的旧屋，用我们自己的钱重新装修了它，将它向挤闹在集市上乱花钱的男人们开放了。等集市完的时候，我们的 35000 元的财产



翻倍成了 70000 元，我们明白，没了集市，奥马哈不可能为我们做很多事。我们需要一个大一点的城市。而且，一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美国最特别、最令人不可能忘掉的妓院，接着埃达和我同时有了一个想法：来一次旅行。各地旅行，去观摩欧洲和美国最好的妓院，从它们那儿得到一些启发。于是我们那样做了。我们用了一年时间，观看最奢侈的妓院，拜访最成功的鸨母。在此次干我们自己的事业之前，我们明白了我们能够做什么。等我们旅行回来的时候，埃达和我对一个完美的妓院应该是什么样子已经有一个十分明了的主意了。

“我们不知道的仅是将它开办在哪个地方。”埃达说。

“是的，”米娜表示赞成，“所以我又往华盛顿给克莉奥·梅特兰写信说，我们盼望拜访她，以求取得一些建议。我们真是那样做的。埃达与我登记住进了威拉德旅馆，我们在——那是哪里来着？——对，在 D 大街 1233 号，它是一排砖房中的一间。克莉奥一副女房主的架式，而 6 个住在那里的姑娘是她的房客。克莉奥非常热情和诚恳。我对她说，我们的探讨已完了，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城市，一个有着非常多的有钱男人的大城市，一个根本没有奢侈妓院的城市。对这些问题克莉奥立即有了回答。‘伊利诺斯的芝加哥，’她对我们说，‘那是一个到处是百万富翁，有一个保护得非常好的红灯区，并且根本没有一个高级完美的妓院的城市。’她说，‘我甚至认为你们能够为自己在芝加哥得到非常完美的房子。它位于南迪尔伯恩街 2131 号，事实上是两个联结着的三层的宅邸，有 50 个房间。它是由一名名叫莉齐·艾伦的鸨母为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花费 125000 元建设的。在那个博览会



之后，莉齐打定主意退休。她出租了那幢房子，将它的家具卖给了另一个鸨母埃菲·汉金斯。不久前，埃菲给我写信说，她也愿望退休，而且让我留心找寻一个可能的买主。嗯，女士们，那儿有你们在芝加哥的十全十美的像宫殿一样的房子——在家具上花费 55000，那些姑娘们已经在那幢宅子里了，那儿的名声和信誉，再加上一个每月 500 租金的长时间的租约。如果是我，我会立刻打探一下这件事。’于是埃达和我赶忙去了芝加哥，观察了这幢房子。它不会更加完美无缺了。我们立刻把它租下来了。”

“一切打理好了——就如那样。”弗利很惊讶。

米娜摆了摆头。“错了，我们开始进行一些改变。我们改变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名字。我们在那时候是米娜和埃达·莱斯特。可是我们在肯塔基的祖母在写信给我们时在末尾签名一直写‘永远都是你们的’。嗯，那要好听得多了。于是我们成为了 Ever - ly——拼写成 Everleigh——姊妹。尔后我们除去全部不整洁、笨拙、变得迟钝的妓女。我们在全美国仔细寻找我们能够寻到的最吸引人，有熟练的性技巧，有贵妇人风韵的姑娘，从我们在早期事业中知道的年轻的女演员开始。我们叫她们全穿上晚礼服，有优美的举止。我们开除了那些盛气凌人的白种仆人，用更和气、更恭敬、有更高工作效率的有色人种的男女仆人替换了他们，接着是收费的问题。”

米娜再次喝了一口香槟，接着说着，“在利维，普通的鸨母因为上一次床而向顾客们收费 50 美分到 1 美元。因为我们提供的更多，我们的费用也更多，与一位姑娘呆一会儿要消费我们的顾客 50 元。我们设置了一个餐馆，最低花费



是一餐正餐 50 元，一瓶葡萄酒 12 元。我们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分享利润。”

“难道没有人不赞成你们这种有些高的收费吗？”弗利问。

米娜用力地摇摇头，“没有任何人不赞成。他们愿意为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东西花费。我们的顾客甚至有林·拉德诺，埃德加·李·马斯特，马歇尔·菲尔德，小斯坦利·凯切尔，珀西·哈蒙德，乔治·艾德，末姆斯·J·科伯特，约翰·贝里摩，约翰·‘百万赌徒’盖茨，还有杰克·约翰逊，我曾经提起过他，还包括一些美国的参议员们，他们常常在这里渡过他们的周末。”

米娜站立起身来，搁下她的空杯子。

“现在，切特，我将亲自带你到埃费雷俱乐部来一次美好的观赏。你将见到我们在那次旅行中学到的东西，你还能够见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改变……埃达，你将汤姆·奥斯特罗留在那里吧。他已经观赏过了。我要带这个小伙子四处走走。走吧，切特。”

在门厅里的时候，米娜挽着弗利的胳膊，带他到了埃费雷俱乐部的图书室，里头的每堵墙上都有书，其中绝大部分是皮面精装的。弗利用一个手指翻了翻那些成套的书，一套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另一套是珀西·比西·雪莱的诗全集。米娜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知道‘百万赌徒’盖茨看到这个图书室时说些什么了吗？‘米娜，这种教育对于妓女来说一点儿也不需要。’”

邻近的屋子是艺术陈列室，油画和光洁的大理石雕塑在那儿向人们展示着，其中有樽贝尔尼尼的《阿波罗和达芬



妮》的仿真制品。

走进餐厅，弗利看到了一间漂亮的餐馆，红玫瑰色的亚麻桌布上搁着闪闪发光的银器。每张桌子中间全摆着一大束怒放的鲜花。

“一位百万富翁将他业务上的伙伴领来吃正餐，米娜高兴地说，“他的帐单花费高达 15000 元。我们免费提供了乐队。”她在餐馆里走过去。“现在离近一点，切特，你在远处那边看到了什么？”

“一节普尔门式铁路餐车。”弗利惊讶地说。

“是的，它是一件仿制品，真的，里面是用桃花木心做成的。我们到了，看看里头，有自助餐，顾客能够选择他想要的食物，将它端到普尔门里的一张小桌去，也可以是进到餐厅里。现在我将带你看看我最喜欢的房间，那是用来交谈的——很时用来狂欢。”

弗利跟在米娜后面，走到一间如人们想象中的黄金之国一样闪闪发光的起居室。他屏住呼吸定在那里，惊呆了注视着他见到的东西。

“金房子，”米娜欢快地宣告说，“你能够看到，家具全是镀金的，悬挂在墙上的东西是金的，鱼缸是镶金边的。这些 18K 金的痰盂每个要了我 650 元。房子中间的喷泉喷的是香水。我最喜欢的东西在那里——那架钢琴，纯金的，花费了我 15000 元。它的大小有普通的钢琴三分之二那样大，并且除开键盘，它所有其它的地方全部是纯金的，包括脚踏板。这是一个完美绝异的房间，用来跟其它男客人谈天，或是跟我们的某位年轻的美人愉快地玩耍。”

当他们离开金房子的时候，弗利产生了一个问题。“米



娜，你是如何决定你需要哪些姑娘为你工作呢？”

“那很简单，”米娜说，“你见到一位美丽、苗条的姑娘，不大于21岁，正在门德尔兄弟商店或卡森·皮里·斯科特做售货员。为了每周6元的工资，她每天干好几小时。你弄明白她是否有性经验——有可能她有——于是你询问她是否想用很少的真正的劳动每周挣300元，她是否想生活在奢侈中。很可能她会接受这个建议。她必须大于18岁，不用毒品和喝酒，或是说脏话。我们不会雇用没有经验的姑娘或寡妇，因为如果有人向她们求婚，她们是最愿意离开的。每一位姑娘应该是健康、有礼貌、能使人开心的。她必须乐于学会如何化妆，如何穿着打扮，如何具备优美的南方人的举止，如何保持很有见识。我主张我的姑娘们阅读我图书室中的书本。最重要的是，我让每一位新来的姑娘提供性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必须还要有趣、神秘。现在我们接着走吧。在我带你上楼之前在这层楼中还有要让你看的东西呢。”

他们走到了米娜称其为日本房间的屋子。地板上铺着制作得很精巧的草席，并且门里竖着一把竹伞。能够从上向下环视整个房间的是一把雕刻而成的东方椅，它被搁在一个高台上，上面悬挂着一个丝制天篷。从深蓝色的天花板上悬吊着的枝形吊灯上没有灯罩，而是大阪小阳伞。墙壁上画着天然颜色的日本花。上面画着飞鹤的中楣，铜嵌板上雕刻着神话中传说的神龙。整个点缀着多种装饰品，从京城茶壶到悬挂在墙壁上的日本扇子。

相邻的房间是中国房间。那枝形吊灯是一个有着流苏的庙宇的灯笼，上面画有北京的生活场景。整个房间都是雕刻的乌木家具，一面用柚木来框架的墙壁是一只绣成的孔雀。



弗利于房间昏黑的杳晃中辨识出一些柜橱，里头搁满了妙异的艺术品——鼻烟壶瓷器和小铜雕像。

弗利头晕眼花地跟在米娜后面走入一个大舞厅，铺木地板上安放着音乐台、长沙发、靠垫和塑像。紧靠着舞厅的为铜屋子，它的墙壁是熟铜铸造的。再过去为银房子，它是用金银花边和银子雕饰的，一位坐在马上的骑师的银塑像直立在一把舒服的锦缎椅边上。

他们走进摩尔房间，地板上铺着狐皮，每个角落都放着香炉。家具包括一张毛茸茸的圆背沙发，它边上是一盆棕榈，很多八角小桌，还有很多用触地的金钱锦缎做垫子的椅子。壁炉架上搁着一个盛有大麻沉淀物的水烟筒。

“墙面上根本没有画，”米娜特意提醒到，“因为穆斯林教规是不许表现形象的。”

米娜和弗利并排紧靠着继续向埃及房间走过去。在全部房间的地毯和天花板上，是有关古埃及的一些绘画。有些人面狮身像被雕刻进一个大石壁炉的壁炉架中。

紧靠着的是如一股新鲜空气的蓝色房间。它的氛围充满了青春活力，极其美国式，有深蓝色的长沙发和画着吉布森姑娘肖像的皮枕头。每堵墙面都很恰当地用鲜艳的大学的三角锦旗装点着。

米娜为她的音乐室感到非常自豪。一架大钢琴支在一个角落，它不是用金做的，也不花里胡哨，可是特别大。四壁排列着弓形框架的摩尔式镜子，各处散放着毛茸茸的土耳其家具。

他们继续向前走，从希腊房间，玫瑰房间和红房间中走过去时，弗利变得越来越眼花缭乱了。



“最后，镜子房间，”米娜说道，把弗利拽了进去，“什么最使你动心？”

“地板，”弗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全部的地板都镶上了镜子。”

“它的每一英寸，”米娜自豪地说，“当我们的顾客不能决定挑选我们的哪一位姑娘时，我们就常常将他们领到这里来。它比布达佩斯那家拥有各国妓女的妓院要有效得多。在那里，男人们全面地审视一个由裸体女人的照片组成的大照片板，来挑选他们最喜欢的人。一位客人会挑选出他最喜欢的那个姑娘的照片，接着按一下她照片下面的按钮。那张照片立刻就会被遮住，如此一来，下一位客人就明白，这个女人被别人订下了，他必须挑选别的人，可是这个镜子房间对于作出选择要好得多。你见到的很多东西是由埃达与我创设的。可是这个镜子房间的想法是从巴比·康纳斯那儿得到的，即圣路易斯那位肥胖的女黑人，她的牙中都嵌着钻石。巴比有一个镜子房间，则我立刻在这个房间里安置了一样的东西。”

“可是为何要用镜子做地板呢？”弗利问道。

米娜不高兴地盯着他。“这是我们最棒的夜总会节目举行表演的地方，”她说道，“我们的姑娘们到这里来为顾客们跳舞。她们身穿夜礼服，可是里面却什么都不穿。那些衣服很长，可是又还没有长到或窄到让你什么都看不见的程度。这样这些镶上镜子的地板恰好反映出那姑娘们所给予的东西——换句话说，她们的里面是赤裸的，那就是你从镶着镜子的地板上见到的东西。它令人兴奋，难道你不那样认为吗？”

弗利的脸变红了，看着地板。



“是的，夫人，”他说。

他一如既往痴呆地跟在米娜后边走出镜子房间，一直到他们抵达通楼进入闺房的楼梯。楼梯的两旁安放盆栽棕榈和希腊塑像，两段铺着厚厚地毯的楼梯在他们面前矗立着。

“一般来讲，”米娜说，“我们同意本地的新闻人士随意享用楼下的所有设施。楼上的房间是不允许进入的。但是，因为你的来访是一种介绍性的来访，我要领你见一处代表性的香闺，而且将你介绍给它的主人。”

米娜灵活地走上楼梯，弗利紧跟其后。站在楼梯平台上，她迈了几步，在一扇看上去和别的相同的门前站住了，用力地打了打门。接着她快速地打开门，走了进去，与此同时打手势告诉弗利也进去。

弗利首先看到的是一位美丽得让人惊异的年轻金发女郎，手脚伸开，懒洋洋地蜷在一张大理石镶嵌的铜床上。米娜把弗利领进这间卧室时，她将正在读的书搁到旁边，抬起头来。

“切特，这是弗吉妮亚。弗吉妮亚，这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切斯特·弗利。我说给你听过，他将到这儿来。”米娜做了一个虚弄但明确的手势，接着说着，“弗吉妮亚此刻躺着的是一条白色开司米毯子。注视那镶着镜子的天花板，还有那被银白色的聚光灯直射着的长沙发。另一边的另一扇门通向弗吉妮亚的卫生间。那儿有一个金浴缸。床边的玫瑰是才剪下来的。在床头板里头隐藏着一个按钮。那是用来再要一瓶香槟的。墙上的油画都是真迹，是由意大利进口而来的。可是这里最诱人的艺术品是弗吉妮亚。”

听到提及她的名字，弗吉妮亚翻身下了床，站在弗利面



前。她的风韵令他不能说出话来。她跟他一样高，仅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白色睡袍。她的乳房饱满，乳头直冲他凸出。他可以明了地看到她那扭曲的腰和细窄的胯部的影子。

“我的小伙子，”米娜冲弗利说，“她就是属于你的，这是埃费雷送的一件见面礼。”

“米娜，”弗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并不能负担得起所有像——”

“难道你没有听到我的话吗，我的小伙子？”米娜说着，转身朝门口走过去，“我给你说过了，这个是妓院请客。”

米娜打开门的时候，看到弗吉妮亚脱下了睡袍。她赤裸裸地朝弗利走过去，美丽无与伦比。

米娜笑了，静悄悄地拉上门，向一楼走下去。她径直走向图书室，取下一本巴尔扎克的^①书，从兜中摸出一盒甜美牌香烟，点燃一颗烟，坐进沙发中。

她安静地读着书，20分钟过去之后，她抬起头来，看到年轻的弗利刚好走下最后一段楼梯，看上去他脸特红，不知怎么弄的老成了些许。

米娜站起来。

“喂，如何呀，我的小伙子？”

弗利好像上气不接下气。“使人不可能相信……简直令人不可能相信。我不晓得我怎样才能回报你。”为了使呼吸正常，他吸了口气，“可是我晓得我能够。我知道我能。我一回到报社，即刻就写一篇有关埃费雷俱乐部的绝妙报道。好长时间都没有人写了，可是现在我要写一篇重要的报道。”

“不，你不能，”米娜说。

“你这是为什么？”